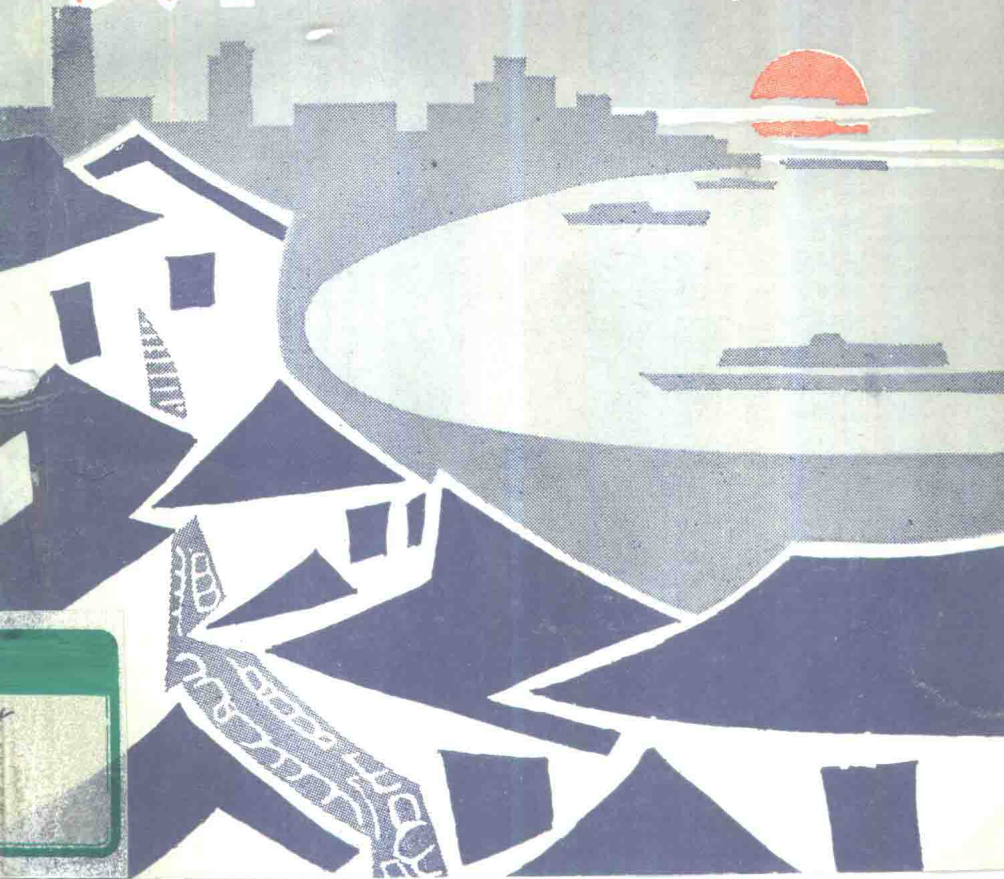


台湾中篇小说

宋季颖 著

救世主在骨城



台灣中篇小說

救世主在骨城

宋澤萊 著

貴州人民出版社

1985年5月·貴陽

责任编辑 周珍元
封面设计 林发荣
技术设计 薛楠

救世主在骨城

宋泽莱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印张 144千字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书号: 10115·630 定价: 1.15元

《救世主在骨城》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宋泽莱，原名廖伟竣，一九五二年，出生于台湾云林县二仑乡，农民家庭。一九七六年，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任彰化县福兴中学历史教师。

宋泽莱是七十年代后期，崛起于台湾文坛的青年作家。他在大学期间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创作有短篇《婴儿》、中篇《红楼旧事》、长篇《废园》等小说，较多描写知识分子的消极颓废、变态心理，以至畸恋生活。他自称这些作品“是我的灵魂误入歧途的见证”。经过一九七七年，台湾乡土文学论战的洗礼，他说：“我突然觉悟到廖伟竣式的创作已经结束，想要尝试另一种写作途径。于是，试着写《打牛浦村》系列，并且用了新的笔名。”宋泽莱的成名作《打牛浦村》发表于一九七八年，一度轰动台湾文坛。这篇作品以积极的现实主义态度，深入的社会观察，严谨的艺术技巧，生动地描写了七十年代，台湾农民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困境；塑造了肖笙、肖贵这两位旧式和新型农民的典型人物，表现了反对中间剥削的革新要求；以及破除迷信、尊重科学的精神，反映了人民群众一定要当家做主的历史方向。台湾评论界认为，宋泽莱及其《打牛浦村》的出现，“把争讼纷纭的‘乡土文学’推向一个新的水平”，标志着“一条康庄的、宽阔的、许诺了无限发展可能性的写作道路”。宋泽莱

从此连续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打牛湍村》、《棠谷日记》、《骨城素描》、《蓬莱志异》及长篇小说《变迁的牛眺湾》诸作，被台湾内外公认为台湾小说界新星的杰出代表。一九八一年，曾应邀赴美，参加了依阿华大学主办的“国际作家写作计划”会议。

中篇小说《救世主在骨城》是《骨城素描》中的一篇，和长篇小说《变迁的牛眺湾》同时出版于一九七九年九月。前者描写城市生活的历史一瞬；后者反映农民家庭悲欢离合的两代沧桑，可谓两个姊妹篇。

《救世主在骨城》及时地反映了中美建交（一九七九年元旦）前夕，台湾城市各阶层的震撼和表演，采取幽默讽刺的艺术手法，表现了严肃深刻的主题思想。作品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当代台湾社会风土人情的一个侧面，集中批判了近乎疯狂的中西迷信活动的妖风邪气；同时，还揭露了以基督教王教授为代表的一小伙人，幻想依靠美国政府分裂祖国的罪恶活动。他们在当时中美即将建交的背景下，提出在台湾建立一个“独特、自由的新天地”和“新而独特的国家”。作者嘲讽他们所谓的“独特”，就是“毒特”，痛骂他们的论调是“出卖自己”的“祸国理论”。

《变迁的牛眺湾》描写了台湾最长的河流——浊水溪下游一个种植甘蔗的典型农村经济的崩溃和一个纯朴的自耕老农李寅家庭的破产，以及他们流浪入城的遭遇。小说突出描写了李寅长媳吴娥这一位典型人物，她是重重苦难中的台湾伟大女性，她历经街头弃婴、养女、女工、被骗失身、沦落风尘、逃刑女犯……种种身世，受到了百般污辱与损害，但她始终怀着正义与良心，庄严地担起了做人的责任，顽强坚

初，奋斗不息，忘我无私地施爱于人间，坚信并亲手创造着光明与幸福的未来，实则是一位舍己为人的圣女。李寅这个劳动家庭在台湾“经济起飞”年代的悲惨命运，反映了当代台湾弱肉强食、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图景。这部长篇小说，具有众多人物的曲折经历和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虽然，在艺术描写上有失于粗略简括，但仍然可以轮廓分明地映现出当代台湾从农业经济到工商经济转型期的时代风貌；对工农劳动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所付出的惨痛代价，小说作了最冷静、最真实的纪录。

武 治 纯

一九八四年于北京

内 容 提 要

本书选编了台湾作家宋泽莱的两个中篇小说《救世主在骨城》、《变迁的牛眺湾》。前者描写城市生活的历史一瞬；后者反映农民家庭悲欢离合的两代沧桑，可谓两个姐妹篇。

《救世主在骨城》及时反映一九七九年元旦前夕，中美建交，台湾各城市各阶层的震撼和表演。作品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当代台湾社会风土人情的一个侧面，集中批判了近乎疯狂的迷信活动；同时，还揭露了以基督教会王教授为代表的一小伙人，幻想依靠美国政府分裂中国的罪恶活动。

《变迁的牛眺湾》描写台湾种植甘蔗的农村经济崩溃，纯朴的自耕老农李寅家庭破产，流入城市的遭遇。小说着重描写了李寅的大媳妇吴娥，她经历了街头弃婴、养女、女工、被骗失身、沦落风尘、逃刑女犯……种种身世，受尽百般污辱与损害。通过李寅一家人的悲惨命运，反映了“经济起飞”的当代台湾，弱肉强食、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图景。小说描写了众多人物的曲折经历和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生动感人。

目 录

救世主在骨城..... (1)

变迁的牛眺湾.....(105)

救世主在骨城

一、蛙类的混语

已经连续几天了，报纸和电视成了人们离不开的东西，那些敏感而好谈论的人们，一离开自己的工作，便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竭力抒发己见，以表示自己是何等的庄敬自持，临危不乱。全省各地，特别是交通发达，具有一定“水准”的城市，都笼罩在一种淡淡的焦虑、喧嚷、不安的气氛中。他们认为世界也许要变了，也许一点变动也没有。他们无处可以逃避，仿若一艘船就要遇到暴风了。但他们不知道暴风的动向。是的，这是一九七八年，夏秋之交，最为炙闷的时日。“关系正常化”和“五项公职选举”一齐来了。

整个岛都掀腾起来了，那些叫喊着处变不惊，自诩为力挽狂澜的若干中央级民意代表，鼓动着蛙类般的混语，大谈立国之道，私底下却拿了移民证，准备逃到外国去了。一些执政人员瞿然敏感，为了不使人们过度注意这件大事，他们

一方面封锁新闻，一方面宣传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但点点滴滴的消息，仍然带给全国紧张。知识分子依循着外国的动向作种种徬徨的猜测，他们大谈中美的外交模式，猜测美国执政者的意思，向中国革命史求教训。也许是遭到退出“联合国”、“钓鱼台事件”、“中日断交”一连串的攻击，他们的心都感怯弱，期期艾艾地自叹自责。更有一些报纸完全昏聩了，他们反而向抛弃他们的美国求救了。一面制造愿做美国臣妾的妄论，并发动国人，每人写一封给美国总统“卡特”的信，他们称这叫“一人一信运动”。

掌握经济的中层分子也动摇了，他们想办法要把财产转移到美国去，并伺机在政治界求影响。有一群打着“中智阶级”口号的人，此时，便露出他们尴尬的本性了。他们鼓动中层阶级的人应该站出来干预政治，使社会走向中产式的自由、民主，更期望能以一己的利益为出发点，努力发展自由体制的经济。他们要使经济、政治、文化走向海洋，开创海洋文化。他们得到中层群众的支持，却遭到执政党的疑忌。

小百姓偶尔也抬起他们的脸，因为他们也风闻到这个消息，但不能究明这件事的底细。他们听人指使，有时也嚼嚼嘴。可是，在喧哗中，他们也感到这世界变样了。

伟大的属于此一时代的政治空气，使人的心错乱了。各人争相以自己的立场为出发点，大谈空论。他们时而激昂，时而悲壮，时而怯弱，时而忧伤。不正的人接受良心的考验，道德家被实际的情况所折磨，魔鬼和神灵一齐降临在大地。他们甚至敢剖开自己的胸膛，拿着自己的心肝，堂堂皇皇地站出来，说：“我的心肝是黑的，你们跟我走，因为黑心

肝能救你。”或者他们不择手段去扼别人的喉咙，说：“你不能说话，因为你的声音遮蔽了我的声音。”一些出卖上帝的人，也戴了假面具，跳到信徒的头上，喊：“救世主来了！救世主来了！”

在台湾岛的中部，有一个市镇，它的名字叫“骨城”。这个名称会使一些中年妇女笑掉假牙，因为，大家一听到这个名称，不是想象到这个市镇放满死人骨头，就是以为这市镇里的人瘦骨嶙峋。当然，这种想象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但若以目前市镇建筑的形貌来看，的确也有些相象。这里的建筑都是古旧的，高大的门楣，深广的内室，阴暗的楼阁；毗连而散乱的屋顶，红砖、青石铺就的小巷深弄，看上去实在有些类似荒蚀不整的枯骨。原来，这个市镇靠近海边，邻接着昔日的大商港，有着它辉煌的过去。但随着商港的没落，它终于萎缩成一个小镇，变成邻近农乡人口的杂沓地。但随着经济的转变，最近骨城兴办起了加工业，人群向古城聚集的结果，使他变成一个工业的雏形城。旧时的街路面都经过了翻修，并加盖一些现代建筑，辟了店面，摆上窗櫺，挂上招牌，变成异常热闹的道路。酒家、餐馆、电影院、理发厅、游乐场、地下旅舍都诞生了，公教人员和依赖薪水过活的小职员出现了。甚至还看见小资本家和各类小布尔乔亚成群吆喝在这里。在晚间，几条大街上的霓虹转动着，所有的有闲阶级和找乐子的劳工，都走出来了。他们招朋引伴，使骨城弥漫着一片庸俗而粗砺的气息。

但，这只是街道表面的景致。在街道后面，在骨城的四周，在春笋般的小烟囱下，毗连着广大的住家。他们的房屋新旧相杂，他们的人手脚粗黑，漫漫的灰黑的屋檐庇荫着他

们。仍然过着素朴的生活，新近侵入的工人和旧时的骨城人混在一起了。在传习敦厚的风俗中，加进了简朴粗俗的味道。

象这种新旧相杂的市镇，当“关系正常化”和“五项公职人员选举”的风潮冲击到这里的时候，自然产生某些影响。省、县政府的人员表现出巨大的关怀，相率到骨城来巡视。警政单位在墙壁上贴满了标语，用来稳定人们的心绪。

九月中旬的一天，星期日，骨城响应号召，发动了在校学生和社会青年，举办了运动会，在镇中心的骨城高中举行。盛大的运动会，使闹市区人潮汹涌。在这个时髦而虚饰的年代，运动员都穿着色彩鲜艳的衣服，自认为是中坚分子的布尔乔亚，都带着运动帽坐在司令台做贵宾，司仪还不时拿着播报器，放声大叫。

运动会在异常热烈的气氛中进行。到了黄昏，最后的颁奖典礼使观众情绪高涨。

这时，运动场上的人们，看到了一种奇异的现象，一张张大黄大红的纸单在群众中间出现，在夕阳照耀下闪烁着光芒。一会儿，运动场上敲起了闭幕的鼓，运动场周围家家户户的炊烟，从烟囱上飘飞而起，宛若得胜的队伍。人们向着运动场的出口处移动，他们大大地谈论起运动场上的趣事。

忽然，在出口处来了一个装束奇特的人，他穿玄色台湾衫，苍白而瘦高。他挥着手，凹陷的眼睛闪着死鱼般的光芒；宽松的台湾衫罩在细瘦的肢体上，看起来好象一捆布料挂在干硬的木架上。他跳着站到人潮中来，张开大红舌头的嘴，象一见大吉的谢必安咿咿地叫着：

“你们的心还干净吗？你的心还干净吗？”

被问的人都吓了一跳，有些人便骂起来，说：

“去你的，你的心才不干净！”

但有些人定睛看清楚这个突梯滑稽，象巨大的傀儡般的人，便说：

“哦，原来是李灶，李法师，什么事呀！”

被称为李法师的这个人伸长他的瘦颈子，点点头，说：

“是呀！是呀！这个天下太混乱了，太混乱了。要期待伟大的太上老君再临人间。”

听的人诧异起来，接着大笑地骂道：

“混乱个鬼！降生个你的大头鬼！”

但这个李法师不管别人理不理他，一律塞一张红黄的符子在他们的手中，用枯干而忧愁的脸来垂怜着每个人。不久，这个滑稽的人象一堆垃圾似地给人潮淹没了。

很多人把符子打开来一看，正面画了符，反面写着：

全无慈悲刻薄病，忌贤妒能嫉妒病，倚富欺贫势利病，损人利己瞒心病。

李法师劝善格言

那些歪歪斜斜用秃笔写成的黑字，象一丛丛参差不齐的杂草。

二、去到迦南地·异病

在骨城的西区，一个清静的山坡地，这里盖了许多新的公寓，薪水阶级的人士都住在这里。间或有一两幢流线型的建筑，那便是一些暴发户的别墅。这里原是骨城的旧冢地，

当骨城随着手工业发展而逐渐借尸还魂过来的时候，这地方便被辟成住宅区，镇公所甚至计划要在这里修一个公园。有一个基督教会便趁着这个时机，在这里建筑了礼拜堂。于是，枯骨被人从地下掘起来，装到麻布袋里，运到善公庙去，青青的草皮在这里繁茂起来了。

歌德式的尖塔迎向了天空，钟吊起来了，十字架迎耀着天光，教堂的玻璃五花十色。这块原是镇人埋骨的小地方，立即变成通往天堂的一个站。

这天，星期日，教会照例来了一大群教徒。他们先在教堂四周的草坡上，屋檐下，三三五五地洴着嘴。这些人包括住宅区的小老板，骨城的豪富、无聊的行政人员，苍日的公教阶级，和一些生活怠惰，却自认为自己灵魂很不安的人。他们谈着生意，谈赚钱法，谈太太、子女、名誉，谈酒色财气。有的哇啦哇啦地吐着口水，有的比手划脚，有的显得很忧郁，但后来爆发了大的喧嚷。因为，有人谈到报纸上的热门题目。当中便站出一个抹着宾士整发液，刮亮胡子，脸庞白皙的青年。这人二十五岁，穿藏青色的一套西装，皮鞋擦得光亮，彬彬有礼。这人是在学校里教书的教员，骨城的子弟，念过大学，叫詹儒。这个年轻人喜欢干净，因为他的父母是骨城的杂货店商人。他反对杂货店的环境，竭力主张革旧布新，便搬离父母的杂货店，住在一栋干净的公寓里。但这个人内心懒惰，觉得自己是没有用的人，在这世界上是多余的。所以，教书回来，便懒散地随便就寝。有时候，午觉竟睡了六个钟头。恋爱没有一次成功，主要不是客观条件的问题，而是他觉得“恋爱”是没有用的。他也以为自己太苍白，想改过，但后来想到“改过”也是没有用的。因为，找

不到症结所在，所以就到教堂来。他站在大钟阁楼下，说：

“你们不觉得近来的社会很热闹吗？我认为这是很特殊的现象呢！也许社会要变了，这种变动说不定是很有益的。”

“啊呀！”站在他旁边的是一个农会的总干事，这个中年人，胖壮，看起来很愚蠢，名叫陈水雷。他有许多事情为人津津乐道，比如，他的总干事是党委派的，因此对党国无以为报，只好每逢陈诚忌辰，亲自率领他的家人披麻带孝。他参加教会的目的是为了可以和受教育的人接触，因为他是日据时初农毕业，害怕人家叫他草包。但又怕自己的学养不够，所以和人说话，总要加上“我不是草包”这几个字。这时他说：“你说是选举吗？唔，这件事是有趣的，昨天一位党外的人士跑到我家来，说了一大堆漂亮话，说什么又是还政于民，又是革新变法……。唔，他们一定有一种目的，一种很隐密的目的，虽然用显微镜也观察不出来，但是我心头晓得，他们有碍党国，对不对？我不是草包，对不对？”

“对极了。陈水雷兄说得一点也不错。”邮政局长许彪也说话了。他是湖南人，脸色红润，四十开外，这人是别地区派到骨城来的外地人。他在邮局力行严刑峻罚，很多人不谅解。他没有朋友，只好举家都参加教会。他说：“依我看，这些分子都应该这样子……”

许彪做了一个切菜的动作……

“我不赞成。”詹儒站起来，脸色苍白地说：“太残忍了，他们又不是坏人。他们之中有些人是很有用的。”

“他妈的。”许彪把手举高起来，站到日光下十字架的阴影下，说：“这些人都是社会的菌类。我们的人生是光明的，他偏说是黑暗的；我们三餐都吃鱼吃肉，他偏说吃甘蔗楂。

你们看，现在我们不都是往大饭店、大餐厅去，大吃大喝，谁还在喝稀饭？你们说，对这种人应该怎么处置他？”

“唔。”陈水雷听了，皱一皱眉头。因为，他突然看到教堂壁上的格言，说：“是呀！是呀！我们大吃大喝，但不要说出来才好，这是圣地呀！你说杀人，我们的基督也是不赞成的。我们要怎样对待他们呢？唔，要怎样对待他们呢？对啦，要爱，要爱呀！牧师不是说，爱和信，以爱为最重要，要爱你的敌人啦。我说的对不对？有爱就有希望呀！我们的人生是光明的呀！”

“是的，是的。”詹儒说：“爱是有用的，很有用的……”

这批人胡诌着这些话，一会儿，许多人都加进来，好象一个小型的酒会一般。五分钟以后，他们看见一个矮小的秃头人，从入口处走进来。

“是林雄医师啦。”许彪马上站出来，向他打招呼。

“早哇，早哇！”被称为林雄医师的人，一边走，一边向他们回礼。

这位秃头人，是骨城医师公会的总指挥，为人机警能干，有时候常因为太爱说自己，便表现出一种颞颥的行为。比如说话时，把口水喷在别人的脸上，鼻孔老是朝天，做出猪叫一般的声音。他是一个军师，标准的军师。这个人真正把教会当成救苦救难的场所。他很热心，常责怪耶稣太冷淡消极。他一走进来，大家都把脸转来对着他。陈水雷立即说：

“好呀，你们看，林雄医师今天带来什么好消息了。他的头脑里都装些我们想不到的念头，等一下又要告诉我们哪里买房子，哪里买地皮的事情。”

“说出来是应该的。”大千木材厂兼闭路电视小戏院的老板颜朝明，也站出来说：“大家都是教友，有钱大家赚嘛，又不是别人。”

于是，大家一齐都凑上来，象狗一般地抢着骨头。

“不，不！”林雄用手在空中摇了两下，仰着头，象是思索什么似的。鼻孔“嗯嗯”地说：“好消息倒是没有，坏消息倒是很多。”

“哦。坏消息多吗？”一个教友不解地说：“你碰到什么困难吗？遇到什么疑难的病症吗？我老是觉得你太认真了。如果遇到严重的病患者，便不要医治，送他到大都市的公立医院去。若病人死了，与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上次，有人到法院告你医死了一个妇人，把肺病当成肠胃病，胡乱开药。一定是你医院的助手干出来的鬼事。你有一些助手是不可靠的，不要先看那人是教会的人，就让他到医院里当助手。应该严加管理，你太仁慈了。林雄医师，你太仁慈了。”

“不是，不是。你猜错了。”林雄医师皱着眉，把脸摆正，双手背着在草地上蹬起来，说：“还有比这件事更糟的，昨天，我的儿子由国外写信回来，要我搬到国外去。你们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不知道。”教友说。

“是因为范锡（大陆译名万斯，美国前国务卿，下同。）要访问大陆，去做关系正常化呀！”

“哦。这样的事和你住到国外去有什么关系？”陈水雷说。

“这下子就糟了。如果让范锡的正常化成功了，可就危险了呀！”